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史
部
·
国
语

（中）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闵马父笑子服景伯·····	员
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·····	圆
国语卷六·····	猿
齐谣语·····	猿
管仲对桓公以霸术·····	猿
管仲佐桓公为政·····	圆
桓公为政既成·····	圆
管仲教桓公亲邻国·····	愿
管仲教桓公足甲兵·····	怨
桓公率诸侯而朝天子·····	圆
葵丘之会天子致胙于桓公·····	圆
桓公霸诸侯·····	圆
国语卷七·····	圆
晋语摇一·····	圆
武公伐翼止栾共子无死·····	圆
史苏论献公伐骊戎胜而不吉·····	圆
史苏论骊姬必乱晋·····	猿
献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·····	猿
献公伐翟□·····	猿
优施教骊姬远太子·····	圆
献公作二军以伐霍·····	圆
优施教骊姬谮申生·····	猿

申生伐东山	源
国语卷八	缘
晋语摇二	缘
骊姬谮杀太子申生	缘
公子重耳夷吾出奔	缘
虢将亡舟之侨以其族适晋	远
宫之奇知虞将亡	远
献公问卜偃攻虢何月	远
宰周公论齐侯好示	远
宰周公论晋侯将死	远
里克杀奚齐而秦立惠公	苑
冀芮答秦穆公问	苑
国语卷九	苑
晋语摇三	苑
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	苑
惠公改葬共世子	愿
惠公悔杀里克	愿
惠公杀丕郑	愿
秦荐晋饥晋不予秦粟	愿
秦侵晋止惠公于秦	愿
吕甥逆惠公于秦	愿
惠公斩庆郑	愿
国语卷十	愿
晋语摇四	愿
重耳自狄适齐	愿
齐姜劝重耳勿怀安	园

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·····	员源
卫文公不礼重耳·····	员缘
曹共公不礼重耳而观其骭肋·····	员苑
宋襄公赠重耳以马二十乘·····	员怨
郑文公不礼重耳·····	员园
楚成王以周礼享重耳·····	员圆
重耳婚媾怀嬴·····	员源
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·····	员苑
重耳亲筮得晋国·····	员怨
秦伯纳重耳于晋·····	员员
寺人勃□求见文公·····	员猿
文公遽见竖头须·····	员远
文公修内政纳襄王·····	员苑
文公出阳人·····	员怨
文公伐原·····	员员
文公救宋败楚于城濮·····	员圆
郑叔詹据鼎耳而疾号·····	员缘
箕郑对文公问·····	员苑
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·····	员愿
文公学读书于臼季·····	员园
郭偃论治国之难易·····	员员
胥臣论教诲之力·····	员圆
文公称霸·····	员源
国语卷十一·····	员缘
晋语摇五·····	员缘
臼季举冀缺·····	员缘

宁嬴氏论貌与言	员愿
赵宣子论比与党	员愿
赵宣子请师伐宋	员愿
灵公使鉏□杀赵宣子	员缘
范武子退朝告老	员愿
范武子杖文子	员缘
□献子分谤	员缘
张侯御□献子	员缘
师胜而范文子后入	员缘
□献子等各推功于上	员范
苗棼皇谓□献子不知礼	员愿

闵马父笑子服景伯

齐闵丘来盟，子服景伯戒宰人曰：“陷而入于恭。闵马父笑，景伯问之，对曰：“笑吾子之大也。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，以《那》为首，其辑之乱曰：‘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。先圣王之传恭，犹不敢专，称曰‘自古’，古曰‘在昔’，昔曰‘先民’，今我子戒吏人曰‘陷而入于恭’，其满之甚也。周恭王能庇昭、穆之阙而为‘恭’，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‘恭’。今吾子之教官僚曰‘陷而后恭’，道将何为？”

【译文】

齐国大夫闵丘明来鲁国结盟，鲁国的大夫子服景伯告诫接待的官员说：“接待时如果有了过失，就表现得恭敬些。”大夫闵马父听到后就笑了。景伯问他为什么笑，他回答说：“我笑您太骄傲自大了。从前宋国的大夫正考父在周太师那里校对商代有名的十二篇颂诗，以《那》作为《商颂》的第一篇。它的结尾处说：‘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（古代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先民们在举行祭祀礼仪时，不论早晚都是那么和气，那么恭敬，做事总要怀着谨慎恭敬的心意）。’古时圣王教诲后人恭敬知礼，尚且不敢说是自己的创造，还要说是‘自古’就有的，古代的事还要说是‘在昔’就有的，把古时的人称为‘先民’。而今您却告诉下属说‘有了过失就表现得恭敬些’，真是自大过甚了。周恭王能够遮掩他祖父和父亲的过失，所以谥号为‘恭’；楚恭王能知道自己的过失，所以谥号也为‘恭’。现在您教导下属官员说‘有过失才恭敬’，那么没有过失该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

季康子欲以田赋，使冉有访诸仲尼。仲尼不对，私于冉有曰：“求来！女不闻乎？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砥其远迩；赋里以入，而量其有无；任力以夫，而议其老幼。于是乎有鰥寡孤疾，有军旅之出则征之，无则已。其岁，收田一井，出稷禾、秉刍、缶米，不是过也。先王以为足。若子季孙欲其法也，则有周公之籍矣；若欲犯法，则苟而赋，又何访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准备按田亩征收赋税，派孔子的学生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见。孔子不回答，私下对冉有说：“冉有，你过来。你难道没听说过吗？先王制定土地的法度，是把土地登记入册，按劳力的强弱征收赋税，还要根据土地的肥瘠、远近来调整税收。对商人要按照他的利润收入来征税，还要计量他资金财产的多少作调整。对百姓摊派力役要按照各家男夫的人数来登记，还要考虑减免老人和幼儿的力役。于是也就有了对鰥、寡、孤、独这些人的措施。有战事时就征召他们，无战事时就免除赋税和劳役。有战事的年头，一井田的土地要交一稷粮（六百四十斛谷物）、一秉禾（一百六十斗饲料）、一缶米（十六斗稻米），不超过这个标准。先王认为这样就足够国家用的了。如果季康子打算按法度办，那么已经有了周公的田赋法；如果不想按法度办，那就随意征收好了。何必又来问我呢？”

国语卷六

齐谣语

管仲对桓公以霸术

桓公自莒反于齐，使鲍叔为宰，辞曰：“臣，君之庸臣也。君加惠于臣，使不冻馁，则是君之赐也。若必治国家者，则非臣之所能也。若必治国家者，则其管夷吾乎。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：宽惠柔民，弗若也；治国家不失其柄，弗若也；忠信可结于百姓，弗若也；制礼义可法于四方，弗若也；执枹鼓立于军门，使百姓皆加勇焉，弗若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，是以滨于死。”鲍叔对曰：“夫为其君动也。君若宥而反之，夫犹是也。”桓公曰：“若何？”鲍子对曰：“请诸鲁。”桓公曰：“施伯，鲁君之谋臣也。夫知吾将用之，必不予我矣。若之何？”鲍子对曰：“使人请诸鲁，曰：‘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，欲以戮之于群臣，故请之。’则予我矣。”桓公使请诸鲁，如鲍叔之言。

庄公以问施伯，施伯对曰：“此非欲戮之也，欲用其政也。夫管子，天下之才也，所在之国，则必得志于天下。令彼在齐，则必长为鲁国忧矣。”庄公曰：“若何？”施伯对曰：“杀而以其尸授之。”庄公将杀管仲，齐使者请曰：“寡君欲亲以为戮，若生得以戮于群臣，犹未得请也。请生之。”于是庄公使束缚以予齐使，齐使受之而退。

比至，三衅、三浴之。桓公秦逆之于郊，而与之坐而问

焉，曰：“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，田狩罍弋，不听国政，卑圣侮士，而唯女是崇。九妃、六嫔，陈妾数百，食必粱肉，衣必文绣。戎士冻馁，戎车待游车之褻，戎士待陈妾之余。优笑在前，贤材在后。是以国家不日引，不月长，恐宗庙之不扫除，社稷之不血食。敢问为此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昔吾先王昭王、穆王，世法文、武远绩以成名。合群叟，比较民之有道者，设象以为民纪，式权以相应，比缀以度，搏本肇末，劝之以赏赐，纠之以刑罚，班序颠毛，以为民纪统。”桓公曰：“为之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昔者，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参其国而伍其鄙，定民之居，成民之事，陵为之终，而慎用其六柄焉。”

桓公曰：“成民之事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四民者，勿使杂处，杂处则其言咙，其事易。”公曰：“处士、农、工、商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昔圣王之处士也，使就闲燕；处工，就官府；处商，就市井；处农，就田野。

“令夫士，群萃而州处，闲燕则父与父言义，子与子言孝，其事君者言敬，其幼者言弟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。夫是，故士之子恒为士。

“令夫工，群萃而州处，申其四时，辩其功苦，权节其用，论比协材，旦暮从事，施于四方，以饬其子弟，相语以事，相示以巧，相陈以功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。夫是，故工之子恒为工。

“令夫商，群萃而州处，察其四时，而监其乡之资，以知其市之贾，负、任、担、荷，服牛、轺马，以周四方，以

其所有，易其所无，市贱鬻贵。旦暮从事于此，以饬其子弟，相语以利，相示以赖，相陈以知贾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。夫是，故商之子恒为商。

“令夫农，群萃而州处，察其四时，权节其用，耒、耜、耨、芟，及寒，击藁除田，以待时耕；及耕，深改良而疾耰之，以待时雨；时雨既至，挟其枪、刈、耨、耨，以旦暮从事于田野。脱衣就功，首戴茅蒲，身衣袂裋沾体涂足，暴其发肤，尽其四支之敏，以从事于田野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。夫是，故农之子恒为农。野处而不昵，其秀民之能为士者，必足赖也。有司见而不以告，其罪五。有司已于事而竣。”

桓公曰：“定民之居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制国以为二十一乡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：工商之乡六；士农之乡十五。公帅五乡焉，国子帅五乡焉，高子帅五乡焉。参国起案，以为三官，臣立三宰，工立三族，市立三乡，泽立三虞，山立三衡。

桓公曰：“吾欲从事于诸侯，其可乎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未可，国未安。”桓公曰：“安国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修旧法，择其善者而业用之；遂滋民，与无财，而敬百姓，则国安矣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遂修旧法，择其善者而业用之；遂滋民，与无财，而敬百姓。国既安矣，桓公曰：“国安矣，其可乎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未可。君若正卒伍，修甲兵，则大国亦将正卒伍，修甲兵，则难以速得志矣。君有攻伐之器，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，则难以速得志矣。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

诸侯，则事可以隐，令可以寄政。”桓公曰：“为之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作内政而寄军令焉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

管子于是制国：“五家为轨，轨为之长；十轨为里，里有司；四里为连，连为之长；十连为乡，乡有良人焉。以为军令：五家为轨，故五人为伍，轨长帅之；十轨为里，故五十人为小戎，里有司帅之；四里为连，故二百人为卒，连长帅之；十连为乡，故二千人为旅，乡良人帅之；五乡一帅，故万人为一军，五乡之帅帅之。三军，故有中军之鼓，有国子之鼓，有高子之鼓。春以蒐振旅，秋以狝治兵。是故卒伍整于里，军旅整于郊。内教既成，令勿使迁徙。伍之人祭祀同福，死丧同恤，祸灾共之。人与人相畴，家与家相畴，世同居，少同游。故夜战声相闻，足以不乖；昼战目相见，足以相识。其欢欣足以相死。居同乐，行同和，死同哀。是故守则同固，战则同强。君有此士也三万人，以方行于天下，以诛无道，以屏周室，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。”

【译文】

齐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，任命鲍叔为太宰。鲍叔辞谢说：“我只是您的一个庸臣，您格外照顾我，使我不致挨冻受饿，已经是您的恩赐了。如果要来治理国家，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。若论治国之才，那非管仲不可！我不如管仲的地方有五：以宽厚仁爱安抚百姓，我不如他；治理国家不忘根本，我不如他；以忠诚信义约束百姓，我不如他；制定全国通行的礼仪法则，我不如他；在营门擂鼓，指挥军队奋勇前进，我不如他。”桓公说：“管仲曾用箭射中我的带钩，使我险些丧命。”鲍叔回答说：“那是为他的君主出力，您如果赦免了他，让他回来，他也会那样为您出力的。”桓公

说：“如何才能让他回来呢？”鲍叔回答说：“这要请鲁国帮助放他回来。”桓公说：“施伯是鲁国的谋臣，他会明白我将重用管仲，必定不会交给我们的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鲍叔回答说：“派人向鲁国请求，就说：‘我国国君有个罪臣在贵国，准备在群臣面前处死他，所以请交还给我国。’这样鲁国就会放还给我们了。”于是桓公派使者去鲁国请求，依照鲍叔的话去做。

鲁庄公问施伯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，施伯回答说：“齐国不是想杀掉管仲，而是想起用他来执政啊！管仲是天下的奇才，他辅佐的国家一定会称霸诸侯，若让他回到齐国，必定会成为鲁国长期的忧患。”庄公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施伯回答说：“杀了管仲，把他的尸体交还给齐国。”庄公准备杀掉管仲，齐国使者请求说：“我国国君请亲自处决他，如果不能活着带他回去，以在群臣面前施刑示众，还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，请让他活着回去。”于是庄公便让人把管仲捆绑起来交给齐国的使者，齐国使者便将管仲带回了齐国。

及至来到齐国，就为管仲薰香沐浴三次，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。请他坐下问道：“过去，我们的先君襄公用修筑高台来显示自己的地位，日日打猎游乐，不理国事，轻视圣贤，侮辱士人，喜好女色。宫中有九妃六嫔，侍妾数百，食必鱼米佳肴，穿必绫罗彩绣。打仗的兵卒挨冻受饿，战车要等游车破旧了才拿去充用，兵卒的吃穿要靠姬妾的剩余来维持。亲近倡优，冷落贤能。弄得国家日无进步，月无发展。这样下去恐怕宗庙将没人打扫，社稷也难以受祭。请问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当初我先王昭王、穆王，一生效法文王、武王远大的业绩而成就美名。召集老

者，让他们在百姓中挑选有德望的人，制定法令悬示在宫门外，作为百姓行为的准则，治政、用民应公允适当，用法度把百姓控制起来，先整顿根本纲纪，才好治理细微末节，用赏赐奖励善行，用刑罚纠正罪恶，使长幼有序，为百姓立下规矩。”桓公说：“那该如何去做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从前圣王治理天下，把都城分为三部分，把郊野分为五部分，确定百姓居住的地方，让百姓各就其业，并划出墓地作为他们的归宿，慎重使用生、杀、贫、富、贵、贱这六种权力。”

桓公问：“如何使百姓各就其业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类百姓，不要让他们混杂居住，混杂在一起就会言行互扰，不能安于各自的职事。”桓公问：“应该怎样安置士、农、工、商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从前圣王对于士人，是让他们到闲雅清静的地方去住，工匠的住处要靠近官府，商人的住处要靠近街市，农夫的住处要靠近田野。

“让士人聚集在一起住，闲暇时父老间会谈论信义，子弟间会谈论孝道，侍奉国君的人会谈论敬君敬事，年幼的人会谈论对兄长的尊重，从小就受到熏陶，他们的心是安定的，不会见异思迁了。所以父兄的教诲用不着严厉督促就能达到目的，子弟的学业用不着费力就能学成。正因为如此，士人的后代永远是士人。

“让工匠聚集在一起住，审视四季变化对材质的影响，辨别好坏，权衡用途，选出适用的工料，从早到晚做这些事，把产品销往四方，用这些来教导子弟，彼此谈论这些事，彼此交流技艺，彼此展示成果。从小就受到熏陶，他们的心是安定的，不会见异思迁了。所以父兄的教诲用不着严厉督促就能达到目的。子弟的学业用不着费力就能学成。正

因为如此，工匠的后代永远是工匠。

“让商人聚集在一起住，了解四季的不同需要，观察本地的资源，掌握市场的行情，然后或背或抱，或挑或扛，或用牛车或用马车，将货物运往四方，用本地有的东西换取本地缺少的东西，贱价买进，高价卖出。从早到晚做这些事情，用这些来教导子弟，互相谈论生财之道，交流赢利的经验，展示经营的方式。从小就受到熏陶，他们的心是安定的，不会见异思迁了。所以父兄的教诲用不着严厉督促就能达到目的。子弟的学业用不着费力就能学成。正因为如此，商人的后代永远是商人。

“让农夫聚集在一起，观察四季的变化，安排农活，准备好耒、耜、枷、镰各种农具。到了冬天，要除掉枯草平整土地，等待春耕；到了耕种季节，要深耕细作，抓紧时间耙土护种，等待春雨；春雨过后，要带上枪、镰、大小锄头，从早到晚劳作在田里。干活时脱去上衣，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汗流浹背，泥污双足，太阳曝晒着皮肤，用尽了全身的气力，不失农时地在田里劳动着。从小就受到熏陶，他们的心是安定的，不会见异思迁了。所以父兄的教诲用不着严厉督促就能达到目的。子弟的学业用不着费力就能学成。正因为如此，农夫的后代永远是农夫。他们居于村野不与外人接近，其中能成为士的出类拔萃的人，必是最可信赖的人。管农务的官吏若是发现这种人才不推举，要受五刑的处罚，他们必须从农夫中推举人才，才算完成了工作。”

桓公问：“那该怎样安置百姓的住处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。”桓公说：“好吧。”于是管仲就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，六个乡是工匠与商人的住处；十五

个乡是士人与农夫的住处。由国君掌管五个乡，由上卿国子掌管五个乡，上卿高子掌管五个乡。将国事划出三个界限，职官也各设三名，设三卿管理群臣，设三族管工匠，设三乡管理商人，设三虞管理川泽，设三衡管理山林。

桓公问：“我要管起诸侯国间的事，这是否可以呢？”管仲回答道：“还不可以，因为国家尚未安定。”桓公问：“怎样做国家才能安定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修改旧的法令，选择适合的继承下来予以实施。然后繁殖人口，救济贫困，尊重百姓。这样，国家就安定了。”桓公说：“好吧。”于是管仲就修改旧法，选择适用的加以实施。然后繁殖人口，救济贫困，安抚百姓，国家很快就安定了。桓公问：“国家安定了，是否可以有所作为了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还不行。您若是整顿军队，制造铠甲兵器，其他大国也将会整顿军队，制造铠甲兵器，那就很难迅速实现您的愿望了。您有进攻的武器，小国也将有防守的准备，这也是难以迅速如愿的。您要想迅速称霸诸侯，就应该把军事行动隐蔽起来，把战备寓于政令之中。”桓公问：“这该怎么做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制定包含着军令的内政措施。”桓公说：“好吧。”

于是管仲就制定了管理国家的规章制度：“五家为一轨，轨设轨长；十轨为一里，里设有司；四里为一连，连设连长；十连为一乡，乡设良人。这种居民组织寓有的军令是：五家一轨，所以五人为一伍，由轨长率领；十轨一里，所以五十人为一小戎，由里的有司率领；四里一连，所以二百人为一卒，由连长率领；十连一乡，所以二千人为一旅，由良人率领；五乡为一帅，所以一万人为一军，由卿来统率。全国共有三军，因此就有了传达军令的中军旗鼓（中

军由国君亲自统率）、国子旗鼓和高子旗鼓。春天用春猎的名义整顿军队，秋天用秋猎的名义操练军队。这样，卒伍小队伍在乡里中就编制好了，军旅大兵团在郊猎时就训练成了。既然内政中包含了军事编制，就得命令百姓不得随意迁徙。一伍之人同祭祀，同享祭肉，有了丧葬同悲戚，遇到灾难共承担，人与人相等，家与家相邻，世代同居一处，从小一同游乐。所以，夜间作战能以声辨人，绝不会出差错；白日作战彼此熟悉，亲善之情足以使他们在战斗中拚死相助。平时居家同乐，战时并肩同行，若有死难一同哀伤。这样的军队，用于防守则坚不可摧，用于进攻则奋勇无畏。您拥有三万名这样的士卒，统率他们横行天下，征伐无道，护卫王室，普天之下还有哪个诸侯敢于和您抗衡呢？”

管仲佐桓公为政

正月之朝，乡长复事。君亲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乡，有居处好学、慈孝于父母、聪慧质仁、发闻于乡里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蔽明，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桓公又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乡，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蔽贤，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桓公又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乡，有不慈孝于父母、不长悌于乡里、骄躁淫暴、不用上令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下比，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是故乡长退而修德进贤，桓公亲见之，遂使役官。

桓公令官长期而书伐，以告且选，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，曰：“有人居我官，有功休德，惟慎端悫以待时，使民以劝，绥谤言，足以补官之不善政。”桓公召而与之语，訾相其质，足以比成事，诚可立而授之。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，退问其乡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，升以为上卿之赞。谓之三选。国子、高子退而修乡，乡退而修连，连退而修里，里退而修轨，轨退而修伍，伍退而修家。是故匹夫有善，可得而举也；匹夫有不善，可得而诛也。政既成，乡不越长，朝不越爵，罢士无伍，罢女无家。夫是，故民皆勉为善。与其为善于乡也，不如为善于里；与其为善于里也，不如为善于家。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，皆有终岁之计；莫敢以终岁之议，皆有终身之功。

桓公曰：“伍鄙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相地而衰征，则民不移；政不旅旧，则民不偷；山泽各致其时，则民不苟；陆、阜、陵、瑾、井、田、畴均，则民不憾；无夺民时，则